

东野圭吾

／著

袁斌
／译

真夏の方程式

真
夏
の
方
程
式

谎言和真实一样
无懈可击，
汤川学的
第一次妥协！

真夏の方程式

盛夏的
×
方程式
×

东野圭吾
／著
袁斌／译

图字：01-2012-676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盛夏的方程式 / (日) 东野圭吾著; 袁斌译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2.9
ISBN 978-7-5143-0754-2

I . ①盛… II . ①东… ②袁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 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13793 号

MANATSU NO HOUTEISHIKI

by KEIGO HIGASHINO

Copyright © KEIGO HIGASHINO 2011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Bungeishunju Ltd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

Bungeishunju Ltd., Japan

through CREEK & RIVER Co., Ltd. and CREEK & RIVER SHANGHAI Co., Ltd.

著 者: [日] 东野圭吾

译 者: 袁 斌

责任编辑: 张 晶

策划编辑: 秋 水 吕晶晶

装帧设计: 门乃婷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xiandaibook.com

电子信箱: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印 张: 10 32 开

字 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3-0754-2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只需一眼，就能看到从新干线转乘在来线的换乘口。沿着楼梯上到月台，只见电车已经进站，车门也已经打开。车里传出了嘈杂声。

柄崎恭平不由得皱起眉头，从最近的车门上了车。盂兰盆节已经结束，父母也说过应该不会太挤，可电车里却几乎是座无虚席。车里那一排排四人合坐的包厢座位上，几乎全都坐了三个以上的人。恭平在车厢过道里走过，想要找一处只有一两个人坐的座位。

合坐在座位上的，大部分都是一家人。还有许多和他年龄相仿，念小学五年级的孩子。每个人似乎都很开心，大声地交谈着。

傻不拉唧的。恭平心想。不就是去个海水浴场吗？就这么值得高兴吗？不就是去看海吗？要游泳的话，去游泳池还更有意思些。海边既没有游泳池里的流水，更没有高高的滑台。

车厢里最里边的座位上没人。对面的座位上似乎坐着人，但两人合坐的座位上还能坐一个人，光是这一点就很值得庆幸了。

恭平走到座位旁，把背包放到了那个空着的座位上。对面坐的是个个头很高的男子，戴着无框眼镜，正捧着一本杂志看。杂志的封面上画着许多莫名其妙的图案，写着些恭平从来没有听过的词。看到恭平在对面坐下，男子依旧面无表情地继续看着杂志。男子的衬衫外套着件夹克衫，看样子并不像是游客。

隔着过道，对面的座位上面对面地坐着一个身材高大、满头白发的老头和一个圆脸的老太。两人似乎是对夫妻。老太把塑料瓶里的茶倒进塑料杯里，递给老头。老头面无表情地接过杯子，喝了一大口，之后稍稍咳了一下。倒太多了，老头嘟囔着抱怨了一句。老头和老太身上都穿着便装，看起来并非是出门旅行。或许，他们其实是准备回家去。

没过多久，电车开动了。恭平把包往身旁一放，拿出了装着午饭

的塑料袋。用铝箔包裹住的饭团子上，还稍稍有些余温。特百惠的饭盒里，装着炸鸡块和煎鸡蛋。全都是恭平最爱吃的饭菜。

一边喝着塑料瓶里的水，恭平一边嚼起了饭团子。不一会儿，大海便出现在了车窗外。云淡风轻，远处的海面闪烁着光芒，近处则翻涌着朵朵白浪。

“我们要去大阪办事，只是几天时间。比起留在宾馆里看家，恭平也更喜欢到海边去玩的吧？”三天前，母亲由里说。在她说出这话之前，恭平从来就没有想过，自己居然会一个人出门，到远方的亲戚家去。

“不会有事吧？玻璃浦可是很远的啊？”父亲敬一抿了一口杯子里的威士忌，一脸疑惑地说。

“没事的啦。他已经念小学五年级了。人小林家的小花，还一个人去了澳大利亚呢。”由里一边敲键盘，一边说。在起居室里计算店里的营业额，是她每天夜里的惯例工作。

“小林家是父母把孩子送到机场，等到了澳大利亚之后，又亲自到机场去接的。光只是坐趟飞机的话，根本就不必担心的。”

“一样的啦。就只是下了新干线换乘电车罢了。反正离车站也不远，手里有份地图的话，就不会有事的啦。”由里的最后一句话，其实是冲着恭平说的。

嗯。恭平只是简短地答应了一声。他的目光依旧停留在手里的游戏机上。他知道，不管自己说什么，在父母到大阪去的那段时间里，他都必须得到玻璃浦那令人感觉乏味的乡下去的。这样的事，之前也曾发生过几次。外婆还在世的时候，每次有事，恭平都会被送到由里的娘家八王子去。去年外婆亡故之后，临时寄养恭平的地点，就改换成敬一的姐姐那里了。

恭平的父母经营着一家精品店。不光平日很忙，为了宣传原创商品，还经常出门到各地去。有时候恭平也会跟去，但要是上学的时候就不行了。因此，他已经对独自在家过夜这种事习以为常了。

这次去大阪的目的，似乎是准备新开一家店。估计至少得有一个星期时间无法回家。

“说的也是，他已经念五年级了。嗯，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吧。恭平，你就到海边去好好玩上一个星期吧。那边的食物可是很美味的哦。我跟你姑妈说过了，拜托她准备些新鲜的鱼，让你好好大快朵颐一下。”或许是威士忌起到润滑的作用，舌头变得灵活起来，敬一轻佻地说道。夫妻俩虽然在形式上讨论了一下，但最后还是达成了把儿子送过去的结论。每次都如此。

特快电车平稳地行驶在海岸边。吃完饭团，打了一会儿游戏，装在背包里的手机响了起来。恭平把游戏机关成睡眠状态，伸手到背包里摸了一阵。他的手机，是那种儿童用的特殊手机。

电话是由里打来的。真够心烦的。心里一边想着，恭平一边接起了电话。

“啊，恭平。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这问题简直就是莫名其妙。做好安排，买好车票的人不就是你自己吗？

“电车上。”恭平小声地回答。至少，恭平还懂得坐车时的礼节。

“是吗？那你也没误车啊？”

“嗯。”别小看人。恭平心里很不爽。

“到了之后，记得要叫人哦。还有，别忘了把礼物给人家。”

“知道啦。我挂电话啦。”

“别忘了作业。哪怕每天一点，也要记得好好做哦。要是全堆到最后的话，可就来不及啦。”

“说了知道啦。”恭平不耐烦地说了一句，之后便挂断了电话。这些话，恭平离开家之前就都听过了。为什么当妈的人都这么啰唆？

恭平把电话放回背包，准备继续开始游戏。喂。不知何处，传来了一声低沉的声音。恭平以为不是和自己说话，所以干脆就没有理会。可立刻，又传来了一句“喂，小孩”。这次的声音，听起来似乎稍稍

有些不耐烦。

恭平抬起头，看了看身旁，只见白头发的老头正一脸严肃地瞪着自己。

“不可以用手机的哦。”老头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嘶哑。

恭平吃了一惊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居然还有人纠结这种事？这地方还真是乡下呢。

“电话是别人打给我的啊。”恭平嘟着嘴说。

老头用满是皱纹的手指了指恭平的背包。

“关机。这里不能用手机。”

之后，老头又指了指车厢的墙壁。墙壁上，贴着写有“优先席请周围的乘客关闭手机电源”字样的牌子。

“啊……”

“明白了？这里不可以用手机的。”老头得意扬扬地说道。

恭平从包里拿出手机，但他却并没有关机，而是把手机凑到了老头的眼前。

“看，这是儿童手机。”

老头一脸诧异地皱起了白眉。看来他似乎没搞明白恭平的意思。

“就算我关机，过上一会儿，它也会自动开机的。不知道密码的话，就没办法把它彻底关掉的。所以说，我也没办法的啦。”

老头稍稍思考了一阵，点了点头。

“那你就到后边去坐吧。这里是优先席，不可以在这里打电话。”

“你就少说两句了啦。”对面的老太冲着恭平笑了笑，“抱歉啊。”

“不行。这是规矩。”老头的嗓门越来越大，车上的其他乘客也开始朝着这边看了过来。

恭平叹了口气。嘁，真够心烦的。他抓起背包和装垃圾用的塑料袋，准备站起身来。

这时候，前方伸来了一只手，把恭平给摁回了座位上。接着，那人又劈手夺走了恭平手里的手机。

恭平吃了一惊，看了看眼前的男子。男子面无表情，又把手伸进

了恭平提着的那只塑料袋里，掏出了袋子里那张包饭团子用的铝箔。

恭平吃惊得连声音也发不出。男子摊开铝箔，用铝箔裹住了手机。

“这样就行了。”男子把裹着铝箔的手机递给了恭平，“你也没必要换座位了。”

恭平默默地接过了手机。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在看魔术。这样子真的就没关系了吗？

“搞什么？你这么做有什么用？”老头不依不饶，继续找恭平的麻烦。

“铝箔能够切断手机信号的传播。”男子两眼看着杂志，开口说道，“在车内关闭手机电源，为的是照顾那些需要使用起搏器的乘客。即便手机电源开着，只要切断了信号，也能达到目的。”

恭平一脸惊讶，目光在老头和男子两人脸上来回游荡。老头疑惑地看了男子一眼。发现恭平正看着自己，老头嘟囔了一句，之后便闭上了眼睛。或许是看到事情终于圆满收场，心里松了口气的缘故，老太微微地笑了笑。

过了一阵，车里的许多乘客站起身，开始卸下行李架上的行李。车内广播通报下一站的站名。这一站，是一处有名的海水浴场。

不久，电车停了下来，车里的大半乘客都下了车。经过了刚才的那件事，恭平准备换个座位。他刚准备起身，就见对面的男子猛地站起身，提起行李架上的包，换到了相隔三个座位的地方。

被别人抢了先，恭平不禁有些犹豫。扭头一看，旁边座位上的老头已经打起了鼾。

这条线路沿线上，到处都是海水浴场。每次电车停下，车里剩下的乘客数量都会减少。而恭平准备前往的玻璃浦，却还在前方。

旁边那老头的鼾声越来越响。或许是早就习以为常了的缘故，和老头在一起的老太毫不在意地望着窗外。恭平实在没法集中精神打游戏，最终还是决定挪个座位。他提起背包和塑料袋，起身离座。

车厢里已经空出了不少座位。恭平想要尽可能离老头远点，顺着通道向前走了几步，便看到了刚才坐在对面那男子的背脊。男子跷着

二郎腿，在面前摊开了杂志。恭平轻轻从男子身后窥伺了一下，男子翻开的那页，是一道填字游戏。尽管空格里几乎都已经填满，但唯有一个空格似乎难倒了男子，依旧还空着。

“Temperance。”恭平喃喃说道。

男子机械地扭过头来：“什么？”

恭平指了指填字游戏上的那个空格。

“竖着的第五行，谁读懂了骨头的问题。那里应该填 Temperance。”

男子回头看了看谜面，点了点头。

“嗯，确实该这么填呢。你说的这是个人名吗？我都没听说过。”

“Temperance Brennan，美剧《识骨寻踪》的主人公。他能从尸体的骨头上展开各种推理。”

男子皱起眉头，看了看杂志的封面。

“虚构的人物？科学杂志怎么会把这种玩意拿来当谜题出？这样可不公平啊。”男子嘟囔着说道。

恭平在男子对面的座位上坐了下来。男子什么也没说，继续专注于填字游戏。打破了障碍，男子手中的圆珠笔再次动了起来。

男子把手伸向邻座上的那只装茶的瓶子。可是，拿起瓶子的瞬间，他似乎想起瓶子已经空了，又把它给放回了原来的位置。

恭平把还剩下半瓶的水递到了男子面前：“你拿去喝吧。”

男子似乎有些吃惊，睁大眼睛看了恭平一眼，之后又轻轻地摇了摇头：“不，不必了。”

恭平有些失望，准备把瓶子塞回背包。就在这时，男子突然说了句“谢谢”。恭平吃惊地抬起头，目光恰巧和男子的视线撞到了一起。这是两人之间第一次彼此对望。男子赶忙把头扭向了一旁。

电车渐渐接近玻璃浦，恭平从短裤兜里掏出地图。地图并非手绘，而是印刷的，上边标注着旅馆绿岩庄的位置。这是昨天用传真从旅馆传来的。

上次到这里来，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。当时恭平的父母也一起来了。不过上次来的时候坐的不是电车，而是汽车。所以，这还是恭平头一

次从车站过去。

就在恭平摊开地图确认地点的时候，男子问了句：“你一个人住那里吗？”或许，他是觉得这样的行为与恭平小学生的身份很不相符的缘故吧。

“是亲戚家。”恭平回答说，“经营这家旅馆的，是我的姑父和姑母。”

男子点了点头，又问：“那地方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怎么样？”

“我问你那家旅馆环境如何。设备崭新，房间整洁，景色优美，又或者饭菜美味，这旅馆有什么值得夸耀的特点吗？”

恭平偏着头想了想。

“我也只去过一次，印象不是很深，不过记得那楼房已经很旧了。因为距离海边还有段距离，所以景色也说不上好。至于饭菜嘛，感觉也就普普通通吧。”

“哦？能让我看看地图吗？”

接过恭平递来的地图，男子用圆珠笔在杂志的空白部分抄下了电话号码和地址，之后又写下绿岩庄的名字，把那部分撕了下来。

“这名字怎么念？Ryokugansou？”

“Rokugansou。旅馆门前有块用岩石做成的招牌。”

“是吗？谢谢你。”男子把地图还给了恭平。

恭平把地图折好，塞回了裤兜。电车驶出了隧道。恭平感觉，眼前的大海似乎也变得鲜艳多彩了。

2

穿上便鞋时，挂在墙上的旧时钟指针正指向着一点半左右的地方。时间正好。川畑成实心想。骑自行车过去的话，十五分钟后就能抵达会场。还有十五分钟的时间，刚好可以和同伴们最后再商议一下。

“妈，我出门了。”她冲着柜台后边叫了一声。厨房就在长长的

门帘后边。

节子拨开门帘，走出了厨房。她的头上还顶着块帕子。看来她似乎正在做开门营业前的准备。

“大概要花多长时间？”节子问。虽然已经五十四岁，但她脸上的皱纹却并不算多。好好化妆打扮一下的话，模样看起来至少感觉要比她的实际年龄小个十岁。可是，她本人却无意打扮，盛夏时节，也顶多就只是涂个兼带防晒功效的粉底罢了。

“不清楚，估计怎么也得两个小时吧。”成实回答说，“今天预约的就是一组客人。问过什么时候到没有？”

“没仔细问，不过听说大概会在晚饭前后吧。”

“嗯，那就好。估计我能赶回来。”

“啊，对了。今天恭平要来。”

“嗯，是啊。他一个人来？”

“对。电车差不多也该到了吧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反正都要顺道路过，我就到车站去看一眼吧。如果他迷路了，我就把他给带回来。”

“嗯，那就麻烦你了。要是恭平迷路了的话，那我就没脸去见弟弟了。”

这种小地方，又有谁会迷路？心里虽然这么想着，但成实还是点了点头，走出了门外。屋外天气晴朗，阳光明媚。那块雕刻着绿岩庄字样的黑曜石，在入口旁闪耀着耀眼的光芒。

背起斜挎包，跨上自行车，成实朝着车站方向蹬动了车子。周围的道路起伏不平。绿岩庄坐落在高地上，到车站去是一路下坡。

还不到五分钟，成实就已经来到了车站。电车似乎正好到站，乘客们沿着楼梯走下站台。话虽如此，数量也就只有十几名罢了。

众人当中，有名上身红色T恤，下身卡其色短裤的少年。少年的背上还背着一只背包。

少年脸上的那种让人捉摸不透的表情虽然感觉很熟悉，但在要向少年说话的瞬间，成实的心中还是掠过了一丝犹豫。成实已经两年没

有见过恭平了，恭平不光长高了不少，而且似乎还在和他身旁的一名男子亲热地交谈着。之前成实听说这次恭平是一个人来的，而且成实也见过恭平的父亲敬一几次。

但毫无疑问，眼前的少年正是恭平无疑。没过多久，恭平似乎也看到了成实。他和身旁的男子说了句什么，之后便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了成实的面前，说：“你好。”

“你好啊，恭平。长大不少了啊。”

“哎？是吗？”

“你已经念五年级了吧？”

“嗯。成实，你是特意来接我的吗？”恭平眯着眼睛，抬起头看着成实。

被一个比自己小将近二十岁的堂弟直呼名字，成实的心里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或许这也是因为听到父母这样叫成实，所以恭平也就有样学样了吧。

“我是来看看你有没有安全到达的。我还有点其他事要办，不过现在还有点时间，要是不知道路怎么走的话，我就带你过去吧。”

少年同时摆动起了两手和脑袋。

“没事的，我这里有地图，而且之前我也来过。只要顺着这条路一直上去就是吧？”恭平指了指面前的坡道。

“对，家门口有块大石头，那石头就是标志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。”

“我说，恭平。那人恭平你认识？刚才我看到你在和他说话。”成实扭头看着远处。刚才和恭平在一起的男子，此刻正在用手机打着电话。

“是我在车上遇到的。我不认识他。”

“嗯？你不认识他，还跟他说话？”

这样可不好，成实心想。不过那男的看起来倒也不像是个坏人。

“之前有个怪老头找我麻烦，是他帮我解的围。”

“哦？”

找什么麻烦？成实更关心这问题。但是，这下子成实也就放心了。

“那我就先走了。”

“嗯，路上当心。过会儿再细聊。”

恭平点了点头，向着坡道走去。等恭平走远之后，成实蹬动了自行车的踏板。之前那男的依旧还站在出租车招呼站。成实不由得可怜起他来。这个镇上，出租车总是配合着电车的到达时间来的，而且总共就只有两三辆。现在看不到车的话，估计就是车子已经全都出发了。要等车子再次过来，至少也得花上半小时的时间。

成实蹬着自行车，轻快地飞驰在海岸沿线的路上。带着矾石香气的风吹乱了头发，但成实丝毫不在意。她已经有十年没留过长发了。有心情的時候，她会潜入海里，连淋浴也不冲一下就跑到居酒屋里去喝啤酒。从这方面来说，成实似乎也没资格取笑节子不爱化妆。

半路上转过弯去，成实远离了海边。前方是段略微倾斜的上坡路。沿路两旁是些购物中心和银行，稍稍有了一丝繁华的气氛。穿过这条街，前边有一幢晦涩的建筑。那里就是市公民馆。今天，公民馆的讲堂里，有个重要的集会。

在指定的地点停好自行车后，成实探头朝停车场里望了一眼。停车场里停着一辆观光大巴。成实走近车旁，看了看大巴正面贴的牌子。牌子上写着“DESMEC公司”。音译的话，可翻译成“德斯美克”。其正式的名称，则是“海底金属矿物资源机构”。

大巴里空无一人。大概是众人都已到达，正在准备出发了吧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成实也得抓紧一些了。她朝着入口处走去。

入口处，市政府的人员正在一一检查入场者。成实让对方看了看入场券，穿过门口，向着大厅走去。

大堂里已经聚集了大批的参加者。就在她四下张望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。

泽村元也正大步流星地向她走来。春天到来之前，泽村还一直在东京上班，到了最近，他又回到了这里。一边帮着自家的电器行做生意，一边做自由撰稿人。脸和衬衫下露出的胳膊都已经被晒得黝黑。

“怎么这么晚？你干吗去了？”

“抱歉。其他人呢？”

“都到齐了。这边。”

成实跟着泽村往前，不知是怎么协商的，众人占用了一间准备室。房间里，聚集着十几张熟悉的面孔。其中的一半和成实年纪相仿，另一半人则四五十岁的模样。尽管众人来自各行各业，但无一例外都是玻璃浦的居民。虽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旧交，但绝大部分人都是通过这次的运动认识的。

泽村深呼吸了一口，之后看了看屋里的众人。

“今天就暂时先听听对方的意思吧。刚才发下去的资料里，记录着我们独自调查来的情况。照对方的说法，这份资料里的记录，肯定存在和现状不符的地方。而这一点，也正是这次议论的中心问题。但是，真正的讨论是明天。听过对方的解释说明之后，今晚再召开一次作战会议。大伙儿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这上边没有提到钱的问题啊。”一个在中学教社会科的男子说，“这一次开发，究竟有多少经济效益？我想，对方应该会向我们强调这一点的。”

泽村冲着那名教师笑了笑。

“所谓的经济效益，根本就只是画饼充饥罢了。每个人画的大小都不一样，而且角度不同，饼的大小也会随之改变。或许对方会说得很动听，但我们也不能全盘信任他们。”

还有。成实插嘴说：“问题的关键不是钱，而是该怎样保护这片美丽的大海。环境一旦遭到破坏，那么就算花上几个亿，也是没法让它恢复成原样的。”

听到成实的语气略带强硬，社会科的教师耸了耸肩。

敲门声响起，房门被人推了开来。从门口探进头来的，是位政府的年轻男职员。

“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先进会场吧？”

好。泽村的回答听起来踌躇满志。听到泽村发话，所有人都行动

起来。

讲堂里的椅子呈楼梯状地排成许多排，如果全都坐满的话，估计得有个四五百人的样子。虽然这讲堂是为了召开演讲会而设计的，但在成实的记忆里，当地似乎还从来没有开过什么名人的演讲会。

成实和几个人在靠前的座位上坐下，把资料放到桌上，做好了做笔记的准备。泽村在一旁检查着录音机的状况。

空空的讲堂渐渐坐满了人，其中甚至能看到市长和町长的身影。不光只是当地的居民，据说就连相邻市町村里也来了不少人。大家都很有趣，但是却几乎没人了解——这次在这里商议的事情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。

成实看了看参与的众人，目光和其中一名男子的目光撞到了一起。男子看样子似乎已经年过六十，头发花白，剪着短发，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开襟衫。他微微笑了笑，冲着成实点头致意。成实也点了下头，但其实她根本就没想起这人是谁来。

讲台上有一张长长的会议桌，桌旁并排放着几只椅子。桌上贴着写有名字和职务的纸。虽然绝大部分都是 DESMEC 的人，但也不乏一些海洋学者和物理学者。会议桌后边，悬挂着一块投影仪的荧幕。

前边的门开启，一群身穿西服的男子接连走进讲堂。男子们面色凝重，在市政府职员的带领下，默默地坐到了讲台的座位上。

这群男子的不远处，是主持人的座位。一名三十岁左右，戴着眼镜的男子手里正握着麦克风。

“时间差不多了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。虽然现在还有一位来宾没到来，但估计也很快就会到了——”

主持人还没说完，讲堂的门就猛地被人推开了。一名男子手上搭着上衣，快步走了进来。

成实心头一惊。这人不是刚才自己在车站见到的那个吗——就是和恭平在一起的男子。男子的太阳穴附近闪烁着汗水反射出的光芒。看起来，他确实没能坐上出租车，估计是一路从车站走到这里来的。骑自行车过来感觉虽然并不太远，但徒步的话，其实还是要走很长一

段路的。

男子在写着“京都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汤川学”字样的座位上坐了下来。

“呃，既然现在全都到齐了，那么我们就重新开始。”主持人再次开口说道，“现在，我们召开有关开发海底金属矿物资源的说明会。我是今天会议的主持人，海底金属矿物资源机构宣传课的桑野，请多关照。接下来，有请技术课课长先为大家作一个概略的说明。”

技术课课长站起身，整个讲堂里的灯光全都熄灭。投影仪的荧幕上，映现出了“有关海底矿物资源开发”几个大字。

成实挺直了背。她不想听漏对方的任何一句话。守护大海，就是自己的使命。不能只为了开发资源，就去破坏自然瑰宝。

今年夏天，经济产业省的资源能源调查会上发表的一篇报告，震惊了玻璃浦和周围的市町村。报告里说，为了开发海底热水矿床，将其商业化，自玻璃浦向南几十公里范围内的海域，是一片极为适合的试验用地。

所谓海底热水矿床，指的就是那些从海底喷发出的海水中的金属成分，在沉淀之后凝结成的岩石块。这些岩石中，不光含有铜、铅、锌、金、银等元素，同时还含有大量的锆、镓等稀有金属。如果能在这一片海域里对这些世界罕有的稀有金属进行开采的话，那么日本就会一跃成为一个资源大国。政府自然不会松懈在这方面的技术开发。而 DESMEC，就是其先锋。

在这次的计划中，政府之所以将目光集中到了这里，原因就在于玻璃浦附近有一片宽约八百米的浅海海域。海底较浅的话，开采工作自然就会变得容易，相对地，开发成本也会相对降低。距离陆地数十公里，同样也适合商业化的条件。

计划公开发表之后，以玻璃浦为首，附近的市町村大为震惊。众人感觉到的，并非是属于自己的大海遭到践踏时的愤怒；更多的人，则对当地出现的这种新兴产业抱着期待。

这坡怎么这么长啊——恭平停下脚步，不耐烦地看了看周围。上次来的时候，恭平倒也曾经去过几次海水浴场。只不过，当时恭平是坐着父亲开的车子去的。这一次，还是他第一次徒步前往。

周围的景色和两年前相比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。坡道下边，应该有一栋曾经是旅馆的大楼。屋顶和墙壁都被熏成了灰色，巨大招牌上的油漆也已经斑驳陆离。上次开车经过的时候，父亲敬一曾经用了“废墟”这个词来形容它。

“这样的楼房，就叫作‘废墟’。这两字写起来可能有些麻烦，但形容的就是这种无人居住的荒废建筑。换作以前的话，这里估计应该是家挺气派的旅馆。”

“为什么会没人住呢？”恭平问。

“这个嘛，是因为赚不到钱啦。没客人到这里来。”

“那，客人们为什么不来呢？”

父亲沉吟着说：“因为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。”

“比这里更好的地方？”

“就是更有意思的地方。比方说，迪斯尼乐园，或者夏威夷之类的。”

“哦？”

虽然还没有去过夏威夷，但恭平自己也很喜欢迪斯尼乐园。之前恭平跟朋友们说自己要去玻璃浦的时候，几乎都没人知道是哪里，更没有任何人羡慕自己。

心中回忆着之前发生的一幕幕，恭平再次迈步开始爬坡。话说回来，既然赚不到钱，那当初又为何要建造这旅馆呢？是因为之前有很多人到这里来吗？

没过多久，一栋曾给恭平留下了深刻记忆的建筑出现在了眼前。和刚才的那处废墟相比，它的大小甚至不及废墟的四分之一。但